

FENG BAO CHAO

风 暴 潮

●位于省「环渤海经济开发区」
之要地的北龙市，是座天然深水
不冻商港，孙中山先生曾亲笔绘
制过「北龙大港蓝图……」

关仁山◆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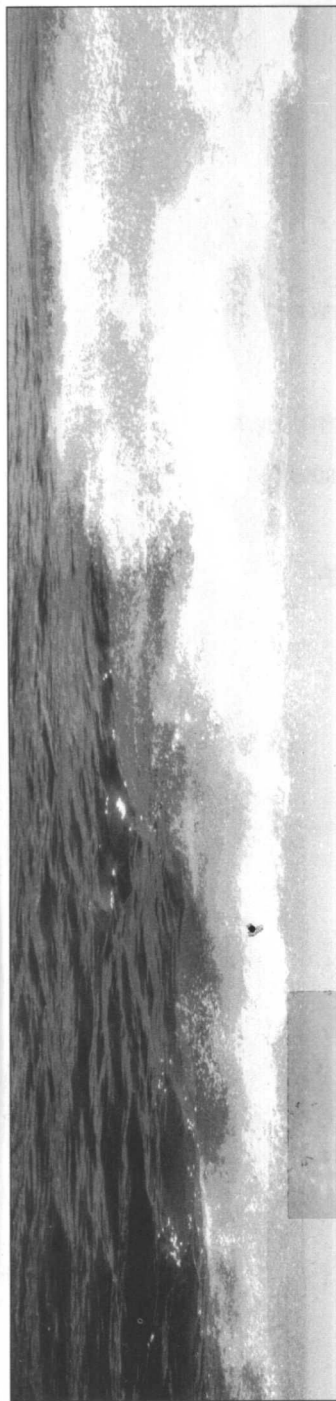


FENG BAO CHAO

风 暴 潮

●位于省「环渤海经济开发区」
之要地的北龙市，是座天然深水
不冻商港，孙中山先生曾亲笔绘
制过「北龙大港蓝图……」

关仁山◆著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暴潮/关仁山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9
(“三驾马车”长篇小说丛书)

ISBN 7-02-003029-7

I. 风… II. 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8093 号

责任编辑: 龚玉 姚淑芝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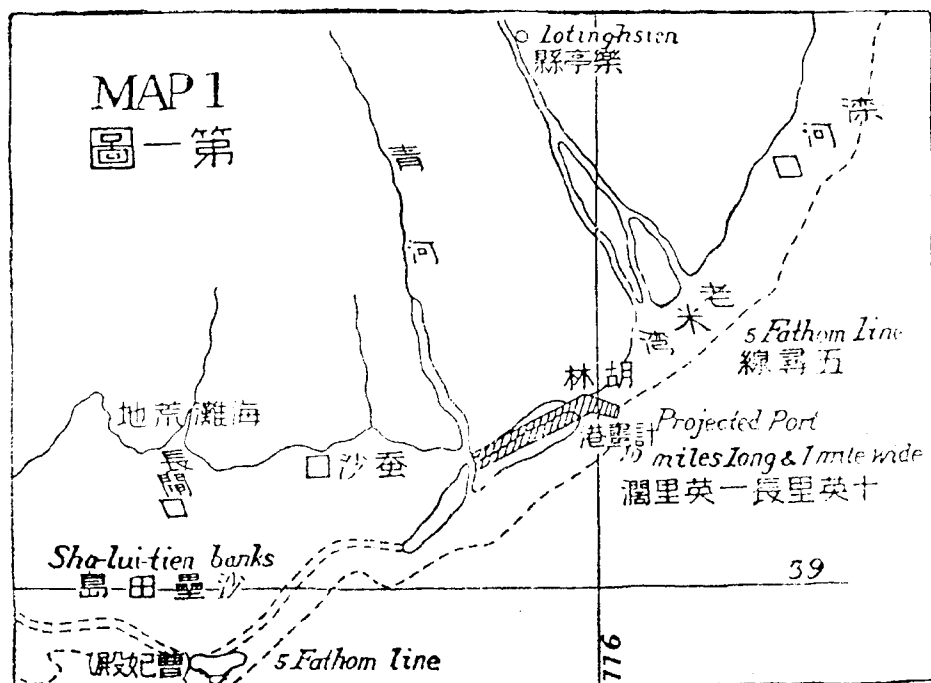
字数 28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3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7.60 元



孙中山先生当年亲绘的北方大港方位图

兹拟建设不封冻之深水大港于直隶湾中。中国该部必需此港，国人宿昔感之，无时或忘。向者屡经设计浚淤大沽口沙，又议筑港于岐河口。秦皇岛已见小规模之实行，而葫芦岛港亦经筹商兴筑。今余所策，皆在上举诸地以外。盖前两者距深水线过远而淡水过近，隆冬即行结冰，不堪作深水不冻商港用；后两者与户口集中地辽隔，用为商港，不能见利。兹所计划之港，为大沽口、秦皇岛两地之中途，青河、滦河两口之间，沿大沽口秦皇岛间海岸岬角上。该地为直隶湾中最近深水之一点，若为深水不冻大港，绝非至难之事。此处与天津相去，方诸天津，秦皇岛间不差七十八里，且此港能借运河与北部、中部内地水路相连，而秦皇岛、葫芦岛则否。以商港论，现时直隶湾中唯一不冻之港，惟有秦皇岛耳。而此港则远胜秦皇，葫芦岛矣。

——孙中山：《北方大港》

载《华北水利》月刊中华民国十八年九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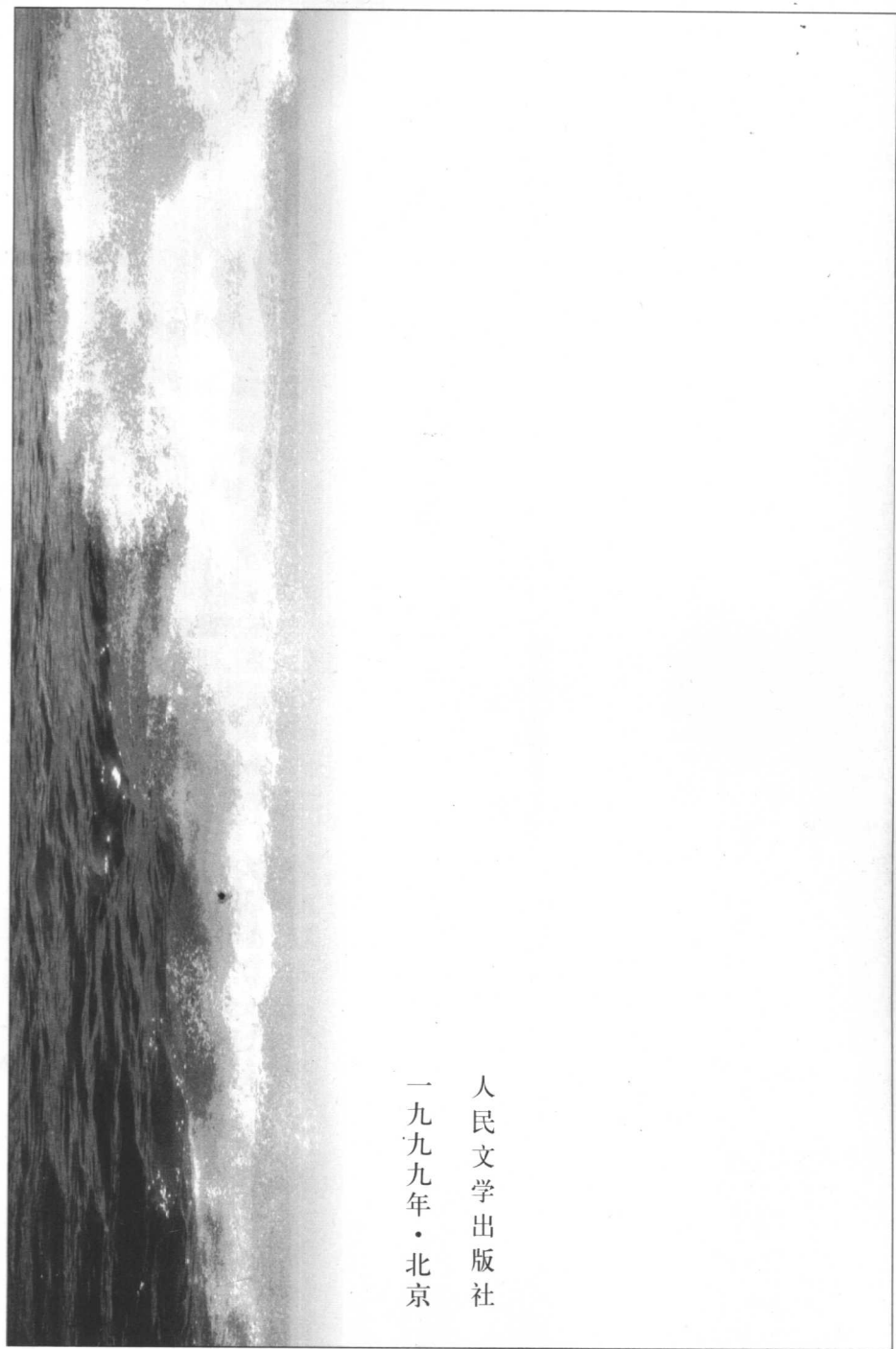
内容简介

位于省“环渤海经济开发区”之要地的北龙市，是座天然深水不冻商港，孙中山先生曾亲笔绘制过“北龙大港蓝图”，军阀、日本人、国民党也都动过这个脑子，然而由强台风所形成的风暴潮，使一切都付诸东流。

新市长赵振涛，受命于风暴潮将新修建的跨海大桥冲塌之际，但他面对的不仅有自然界的风暴潮，还有贪污、腐败、人情等等社会风暴潮的袭击……

本书围绕北龙港的建设，全景式地展示了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而付出艰辛努力和流血牺牲的干部群众，以及在前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的尖锐矛盾和重重阻力。

作品视角开阔，人物众多，有一定的气势。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作者简介

关仁山，男，1963年2月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县。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专业作家，曾被评为河北省十佳青年作家之一。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祝福镇》、《魔幻处女海》、《胭脂稻传奇》（与人合作）；长篇纪实文学：《小镇太阳神》；中篇小说集：《大雪无乡》；中短篇小说集：《关仁山小说选》等，达三百余万字。

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等选刊转载。其中小说集《关仁山小说选》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短篇小说《苦雪》、《醉鼓》获《人民文学》优秀小说奖；中篇小说《九月还乡》获第六届《十月》文学奖；中篇小说《落魂天》获95年《北京文学》优秀小说一等奖；短篇小说《船祭》获香港《亚洲周刊》第二届世界华文小说比赛冠军奖。作品曾多次被改编成影视剧、话剧和广播剧等；部分作品曾被译成英、法、日文。

第一章

一盏幽蓝的水银灯，静静地俯视着它下面匆匆走过的瘦小身影。

渔港码头的看船佬儿，当当地敲响了九十九声平安锣。灯影里的桥头上没有车辆，没有行人。这条海货交易市场的小街，夜晚总是宁静的，也不见了白天的嘈杂和肮脏。可是老蟹湾独有的腥味和咸味总是散不尽，使走上桥头的赵老巩感到格外的潮湿和阴凉。老人是从老河口的造船厂回家的。家里出事了，从他那焦灼而沉重的步态里就能看出赵家出了不小的事儿。

赵老巩勾着腰，扑扑跌跌地走着，手里提着的那盏桅灯不住地颤抖。在路灯清冷的银灰里，桅灯的光亮显得微弱而模糊。两种光源戏弄着心情很坏的赵老巩，一会儿将他渐渐伸长，又很快将他无情地缩短。又吼风了，风头子赶寸劲儿扑打得老人两眼生疼，也催着桥下褐黑色的浪头子呜呜溅溅邪乎地涌，涌来涌去也翻不出啥花样儿来。一切都是雾腾腾的烟霭状态，是海雾。凭老人的经验，海雾能将路旁的三层小楼缠绕得严严实实，就说明天和海合着膀子憋足了全部气力，正酝酿着一场空前绝后的风暴潮。

人一倒霉，家里的盐罐子都生蛆，连吸一口凉风都塞牙。赵老巩的老命就是用仅剩的一颗门牙顶着，顽强地活到了七十二

岁。人活七十古来稀，如今老人装了满口假牙，是享福的年纪。可他的这五口之家并没有给老人带来遂心可意的福气，反让他花着眼，发出垂垂暮老的浩叹：这日子，这混账日子，活活是狗日的一把糊涂账啊！

老人曾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赵振涛可以说是他们赵家的荣耀。振涛是赵老巩抱养的，可他对他这个义父十分孝顺。振涛不仅上了大学，如今还当上了省政府的对外开放办公室主任。村里人都夸赵老巩：你这船师算不了啥，你这辈子最大的荣耀是你捡了这么个儿子！这是你前世积德修来的福分啊。二儿子赵振生当的是海军，在一次去南沙群岛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了。大女儿和二女儿都成家嫁了人，只有三女儿赵海英和四女儿赵四菊还留在家里。三儿子赵小乐算是让老人最操心的一个了。赵老巩本来想把祖传的木匠手艺传给这孩子，这小子天生是个顶风噎浪的命，缓水窝子呆不住，从小喜欢划船到海里闯荡，尽逃学，糊弄着小学毕业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渔民。三年前，有人租用小乐的大肚蛤蟆船倒卖私盐，他也被牵连进去，入了大狱。今年开春，他刚从监狱里出来，赵老巩就把自己亲手做的帆船交给他，让他挣钱娶媳妇过日子。

小乐的未婚妻朱朱本来是爱他的，他们在小乐入狱前就订了婚，两家还定好小乐出狱就结婚。就在小乐出狱这个节骨眼儿上，村头的北龙大港破土开工了，朱朱进了港口筹备处，当了一名工人。赵老巩有个疑问一直抹不掉：朱朱这孩子把婚期一拖再拖，是朱朱眨眼之间变了心，还是那个北龙港的小白脸儿夺去了这闺女的魂儿？反正做了工人的朱朱瞧不上海里颠浪里闯的渔花子了。昨天朱朱娘派媒人到家里来退亲，赵老巩一家人就乱套了。赵小乐抱着葫芦头，痛苦而激愤地嚷嚷着：“老子是从号里混出来的，你不仁就他娘别怪俺不义！老子灭你全家！”

他的声音像一声雷，响在全家人的脑顶。赵老巩身子一颤，抬手抖抖地打了他一巴掌：“混账，你小子就这点出息！”这一掌使赵小乐右腮上的疤痕小辣椒似的突起，他倔倔地吼：“俺不服，俺他娘咽不下这口气！”

这时，站在一旁的妹妹四菊说：“小乐，别生气，你瞧朱朱都变成啥人了，整个一个丑陋的小富婆，让她去那些大款面前扭屁股去吧！咱不愁找不上媳妇。”

赵小乐面部的表情突然活了过来，跟谁较死劲似的吼：“俺就不信，俺非在北龙港里找个媳妇不可！”说完哼哼唧唧地走出家门。

赵老巩颓然坐在椅子上，半晌说不上一句整话。这一瞬间，老人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感受过的严峻，纯属家长里短类的严峻。

今天夜里，赵老巩在船厂值班，已是子夜时，他突然接到四菊从家里打来的电话，她惊慌失措地告诉爹，说小乐夜里喝多了酒，霍霍地磨一把菜刀，磨完就满脸杀气地走了。赵老巩听后心就悬到了嗓子眼儿，黑瘦的老脸憋得通红，又慢慢地变青。他一声没吭地就往家里颠。“小乐啊小乐，你这冤家，你可不能杀人哪！”赵老巩咕哝着。

夜是蓝色的，一片深远的蓝，拐上了北小街空地，就是一片暖暖昧昧的黑了。赵老巩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歪歪趔趔地摔了一跤，摔在了一片错落的灯光之中。他从慌乱中爬起来，抓起桅灯，猛抬头瞅见港口工地还在热热闹闹地施工。这昼夜不停的声音，彻底打破了小渔村过去的纯粹和宁静。地上有湿漉漉的泥沙漫过了他的脚脖子，灯影里的泥沙成了乱糟糟的浆糊，灰色四处冒泡的浆湖。老人发现泥沙里映着星星的碎片，星星破碎时的哗啦啦的响声晶莹剔透，一珠一珠的。

如果不是北龙大港夺走了他的儿媳妇，赵老巩对海港的开发建设还是有好感的。这个大港早就该建，他小时候曾听父亲讲，公元1912年9月22日，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黄兴、宋教仁的陪同下，来到了老蟹湾视察，还亲自设计了北龙大港的蓝图。他还听父亲说，当时海滩泥泞，人很难下脚，父亲牵着家养的红鬃烈马赶来，让孙先生骑上去。孙先生就微笑着骑上了赵家先人的大马，十分高兴地考察海滩。据说，他还带走了这里的一团黑泥。后来，军阀在这儿建港，没弄成；国民党建港，没弄成；日本鬼子建港，还是没弄成。为啥？具体的他也说不上来，只知道他们都惧怕老蟹湾的风暴潮。眼下考验共产党人的时候到了！乡长和村长在动员会上说，北龙大港是咱省环渤海经济开发区的龙头工程，建成了也带动咱这块土儿，咱这儿就变成小深圳啦！

赵老巩听着慢慢地有了激动。心想那是上辈子的欠债轮到这辈子来还哩。他拉了一辈子的大锯，做了一辈子的木船，老了老了还能瞅见又高又大的外国大轮船，说不上啥大福分，也算是开开眼吧。赵老巩突然觉得这世界有看头，人世也有了活头了。老人对大港的好感还有一层意思，听说大儿子赵振涛对大港很上心，北龙市的头头脑脑到省城跑立项、跑资金，都是找这个赵秘书长。

夜空里总是飞舞着一些米粒状的小东西，麻麻点点地撞着赵老巩的脸和脖子。是海蚊子。老蟹湾的蚊子比别的地方的都要大，叮咬在身上，立马就鼓起红疙瘩，奇痒无比。这时他看见工地的棚子旁边点燃了一堆海火，火苗子不大烟不小，星星闪闪的光亮晃乱地抖落到海里去了。有几个值夜班抽水的小伙子在那里说笑，一个瘦高个子虾着腰吹口琴，塌了两个音的口琴伴着几个五音不全的小伙子的粗喉咙，在空旷的海滩上长吼着：

深深的海洋啊——

你为何不领情？

深深的海洋啊——

你为何不平静？

海风将歌声腌得咸湿湿的，筑巢的海鸟儿扇动疲劳的翅膀飞走了。赵老巩听着这歌声洋里洋气的，娇柔而小气，像趴着拉屎没劲。同时他又恨恨地想：老蟹湾的海是不领情，是他娘的不平静，说变脸就变脸，说咬人就咬人，野着呢！你们才来这儿几天？别看眼前的浪头温顺得像个娘儿们，等风暴潮来了，你们就该抱着猪头找不着庙门儿啦！狗日的！等赵老巩在心里骂完了，他也将这些劳动的孩子们甩得很远了。他又扭回头朝他们望了望：这些城里的娃也不容易，因为这寂寞的时光平平淡淡流逝，没有故事；如果有故事也是唱不出来的，这世上许多故事，是不能光用嘴唱或是说说就能打发的。就说这海吧，赵老巩不仅是老蟹湾有名的大船师，而且还是个勇猛的海碰子。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大海里钻，凭着一支桨和一粒盐的启示，闯荡过胶州湾，在无意间接近了大海的精髓。

他一抬头，瞅见什么鸟儿掠过夜空凄楚地哀鸣，他这时又想起自家那点窝心事儿了。老伴儿走得早，赵小乐是老儿子，都让他给娇惯坏了。这小子平日嘴里唱着：端起爱情的酒哇，疯狂而有滋味。我今生看来要独行，热情已被你耗尽。他对朱朱太痴心，一痴心就特别容易一条道儿上跑到黑。他个子不小，可心里还跟个孩子似的，一股火蹿上来就不管不顾了。你也不想想，为朱全德的那个宝贝闺女搭上自己的小命儿，值吗？老人盼着小乐在举起砍刀的那一刻猛醒而悬崖勒马。浪子回头金不换哩！

这是早春季节，夜气寒寒的，这时的气候比冬天还要冷一些。赵老巩瑟瑟地缩着脖子走着，他估摸走了有半个小时了，再

走半拉钟头就可以到家了。老人知道自己这把年纪已经颠不起来了，只能拖拖拉拉地挪蹭着。小北街的路好走一些，因为这里是全村小康户集中的地方。一排排小楼多数的窗口已经黑暗。黑暗里老人也能感觉到小楼的气派和堂皇。如果是白天，立体声的录音机播放出的音乐和歌声就会飘荡到马路上来，老人还记住了一首歌的歌名《好人一生平安》。这日子，好人会是一生平安吗？如果好人永远平安，那他赵老巩家今天夜里就不会闹出太大的乱子了。

但愿是一场虚惊。老人瞅着路边的小楼，心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滋味。他家如今还住在很旧的普通砖房里，如果他家也早早盖上自家的小楼，也许小乐就不会跟着人家偷运私盐，就不会入狱，说媳妇也就不会让他发愁了。老人掐指算了算，这些住上小楼的人家都是养船的大户。养船的都发了，可他这造船的日子过得还很寒酸。老伴儿没有跟他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四年前就患上了癌，撒手西去了。海边的人是很少得癌的，据说常吃海货的人不得癌。老伴儿舍不得吃螃蟹和大虾，总是吃那些剩饭，她来到这个世上好像就是到他赵老巩家吃剩饭的。这时老人眼前又浮现出老伴儿的那张多皱的黄脸，他不由对老伴儿对儿子产生深深的歉疚。老人也是非常想造一座漂亮的小楼的，可他怕小乐出狱后闲着，就把多年的积攒造了一艘中等的机帆船，花去了十几万元。这钱有大儿子赵振涛平时给的，有女儿们孝敬的，剩下的就是老人在造船场挣下的。他觉得自己有生之年搬进小楼的希望破灭了，可他并不因此而仇视那些新盖的小楼和住进小楼的庄户人。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有人早富就得有人晚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赵老巩不服气的是，早富的人里多有不三不四的坏东西，就说承包村里造船厂的葛玉琴吧，这个娘儿们毒哇！

全村里，赵老巩最不服气的就是葛玉琴这样的人，可他还得给她打工，不知内情的人以为是赵老巩图那娘们手里的财，其实，老人是放心不下那三四个徒弟。赵老巩几次甩手不干，葛玉琴都威胁说，你这个老东西前脚走，俺后脚就把你这几个徒弟给开喽！赵老巩怕徒弟们丢了饭碗，自己只好忍气吞声地熬着。他知道自己这把老骨头榨不出多少油来了，葛玉琴这骚货在他身上图的是别的。

这老女人眼里有历史的影子，这影子已化成很深很深的仇恨。赵老巩已经悟出这仇恨是深藏在她骨子里的。他记得葛玉琴比他小一轮，今年也有小六十了吧？这个女人胖胖的，脸上没有多少皱纹，她厉害在那双眼睛上。这双不大不小的三角眼，黑亮黑亮的，尽管她这几年害了眼病，睫毛几乎脱落光了，眼边终日呈着充血的炎症，头发不仅花白，而且稀疏得无法拢到脑后束住，可她的眼睛锐气不减。她是老蟹湾海霸葛七的女儿，葛七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杀人不眨眼。临解放那年，葛七带家眷乘船逃走，是从海路逃的。身为农会主任的赵老巩带着村人驾船到海上追，捉住了葛七和他的小女儿葛玉琴，葛七的大女儿葛玉梅和大儿子葛瑞高乘另一艘船逃了。

葛七被政府毙了，葛玉琴长大后下嫁给了渔民孙罗锅。孙罗锅福浅，压根儿没有沾过女人一点光；人民公社发放救济粮的名单上就没有他们；文革那阵儿，葛玉琴挨批斗扫大街，孙罗锅陪着；文革刚结束，孙罗锅就在一场车祸里死了。孙罗锅人没个模样儿，可葛玉琴却给他生下三个漂漂亮亮的女儿。算命先生说葛玉琴天生命硬，不是凡人，晚年注定大福大贵，时来运转。

改革开放初期，葛玉琴果真就抖起来了，光景说好就好了。她发家于老蟹湾的一场油荒。那年柴油紧张得不行，好多机帆船都不能出远海了，只能在近海里遛弯儿，乡里村里急成了一锅

粥。葛玉琴瞅准了，托关系把油搞来了；她更鬼精的是，油运到老蟹湾也不卖，而是拿海货换。这一片海域的鲜货都抓在手里了，她就哄抬物价，着实赚了一笔大钱。她顺坡下驴地搞了个公司，当上了总经理，这几年越干越大发，有自己的船队，把村里的造船厂也买断了。赵老巩还听说葛玉琴把公司办到了城里，在北龙市买下了小别墅。公司还给北龙大港的工地供料，钱财滚滚而来。最初赵老巩心里恨恨地骂：日她个奶奶！每年大儿子赵振涛回家过年，老人也总是讲葛玉琴的坏话。赵振涛就微笑着说这是市场经济，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慢慢的，老人就仿佛失掉了原有的遗憾和愤怒。

此时此刻，赵老巩胸中的遗憾和愤怒却转移到朱全德一家身上。朱全德是老蟹湾的灯塔看守人，是他的酒友，有三个儿子一个宝贝闺女。赵老巩知道他家底儿，用赵老巩朴素而实在的话说，如果重新划分成分，他们老哥俩儿还是贫农。他知道朱全德是个老实人，可他做不了老伴儿辣花的主。辣花是个图虚荣的娘儿们，朱朱是她的掌上明珠，她总觉得闺女嫁给小乐有点屈，她巴结葛玉琴将朱朱送到海港当工人。赵老巩心里明镜儿似的，准是这两个娘儿们将朱朱说服才退亲的。

赵老巩不知不觉地走到朱全德的院门前，他收住脚，屏息去听院里的动静。院里静静的，没有出现杀人越货的迹象。难道小乐利利索索地干完逃了？赵老巩又听了一会儿，忽然听到朱全德的两声极为难听的咳嗽，他的心才渐渐平顺一些。他轻轻叹了口气，晃晃地走了。

赵老巩走着想着就到家了。家里亮着灯，却没有人。

老人感到了不妙，身架一塌，软软的。两个闺女准是到外头找那个杂种去了。找到小乐没有？他心里悬吊吊地在屋里屋外转了转，就蹑蹑跚跚地走出来。

灯光跳出来，给黑黑的村夜捅出许多漏洞。赵老巩借着灯光就能看见小街路旁两排挺拔的树干。早春的槐树还刚刚发芽，凭眼睛是看不到嫩芽芽的。树干旁边摆放着一艘歪歪扭扭的破木船，眯了眼细瞅，他才看清是一条生产队时期造的大肚蛤蟆船，这是队里分给对门儿姚老二家的船。这条船是他赵老巩挑头打造出来的，它在茫茫无边的大海里悠荡了三十来年，终于光荣下岗了。赵老巩拿不准去哪儿，就不由往船上多瞅了几眼：船板油漆脱落，油松已经风化了，脱形走相地龇咧着嘴。赵老巩一辈子不知造了多少艘船，他生命的七十二年中的每一个白天几乎都是在劳动中度过的。吞着木头的粉末不停地造船，不停地看着散发着木头香味的大船顺着老河口缓缓驶向大海。他来不及去慨叹去留恋，从不对生活发问造船给他的生活究竟带来了什么？也根本来不及去欣赏玩味自己的创造。在若干年以后的这个不平常的夜里，他竟然细细地呆呆地瞅着自己造的老船。他记起来了，造这艘船的时候，老伴儿的肚里正怀着小乐。小乐他娘挺着个大肚子，到老河口的船厂来送饭。他和伙计们用撬棍和缆绳拽这船下水。他们喊着十分响亮的号子：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当时，有人告诉赵老巩孩子他娘来了，让他先别喊了，怕是震了女人肚里的胎。赵老巩抹着脑门儿上的汗珠子，大咧咧地说，不怕，让他听听劳动的号子，说不定这小崽儿能成个闯海的好料子！哈哈！于是更为响亮的号子在滩涂上响起。果然让老巩说着了，小乐子天生就他娘是海里的虫儿。海上人野，海上人狠哩。

赵老巩实在找不出去哪儿的理由，就掏出红木烟斗来吸，边吸边等着女儿们或是小乐的到来。他围着大肚蛤蟆船转悠，从船头走到船尾，终于发现了记忆中应该有的东西。记得小乐他

娘走后，徒弟们围着他打哈哈：“赵船师，你说孩儿他娘肚里的娃是男是女啊？”

赵老巩自信地说：“是个带棒棒儿的！”

人们嘻嘻笑着嚷：“那可说不准啊。”

赵老巩举起手中的斧头和凿子喊：“你们不信？俺在船头雕一只海鹰，雕给俺的儿子！”他喊着就哐哐地雕起来，一只展翅的雄鹰很快就雕成了。鹰是镇邪的，后来渔民们都争抢着用这艘船。赵老巩也知道这是他一生雕得最好的一只鹰。

老人伸出胳膊，用那只布满老茧的大掌摸了摸，鹰鼓鼓楞楞地还在呢。老人的手指已经抠到了鹰的翅膀，翅膀上窝着脆干的海泥，泥皮唰唰直落。他的指尖，顺着鹰的翅膀划到鹰的头上，心中忽然产生了一种激动，一种类似于对儿子偶尔才会产生的感情上的激动。他分明感到，一股冷嗖嗖的水流通过他粗糙的指尖儿，遍布全身。这心情包含着对儿子的期盼，包含着对过去岁月的留恋，包含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自尊和对劳动的崇拜。夜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他用手轻轻地拍了几下船板：老伙计呀，你还认得俺赵老巩吗？鹰啊，你还能在大海上飞翔吗？赵老巩不由流下了热热的眼泪。他不去擦，随它一直沿着弧形的皱纹爬到嘴边，涩涩的。

哗啦啦一阵响声，惊扰了赵老巩。他抬起头瞅见一辆自行车朝这里蹬来。他惴惴地从船身里走出来。

骑车人跳下来，非常惊喜地叫了声：“爹，爹呀——”

赵老巩转过身，见是他的四闺女赵四菊。

“爹，您可让俺好找哇，您怎么在这儿蹲着？”四菊埋怨着。她刚才一路找赵老巩的时候，心里后悔自己不该给爹打电话。这把年纪的人了，黑灯瞎火的，磕了碰了的咋办？

“四菊，小乐他，他在哪儿？”赵老巩焦急地问。